

海派小品集丛

许道明 冯金牛 选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章克标集：

风凉话和登龙术



海派小品集丛

章克标集：风凉话和登龙术

许道明 冯金牛 选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8 号

责任编辑 郭 玲  
装帧设计 周建国

章克标集：风凉话和登龙术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新华路 20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130 千字

1995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7,000

ISBN-7-5432-0145-3/I·16

定价：6.50 元

---

## 前 言

当下海派文化、海派文学之类，不只被人说得眉飞色舞，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呼唤，文人雅士们不甘寂寞，“扑通扑通”地一个一个“下海”，大有北上西进、全面辐射的怀抱。时代新分子一激发，文学也会随之大转换，势所必然也。

其实，在传统的眼光下，海派再张狂、再妩媚，也难以摆脱“庶出”的命运。自它正儿八经来到这个世界，已近百年却从未享受过如今的荣光。它本出诸清末民初的梨园，与“京派”相对应而存在。两派最初虽有纷争，彼此却并没有特别的过不去。京派大师梅兰芳 1913 年第一回到上海，硕大无朋的海报给他的印象并不坏。在他大名之前冠以“敦聘初次到申独一无二、天下第一青衣”的字样，这在北京更是不曾有过的。不知是受用抑或惶恐，梅博士倒用了心考察了沪上剧目、舞台、灯光的种种，满脸是“很有些愉快和兴奋”的神色，甚至回到北京后，还说“受了海派的熏陶，得了许多实际的好处”。这实在是令人留恋的气氛。

大概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情形才有了改变。不少在北方住久并住惯了的文化人随政治中心的移至宁沪一带，最终失却了旧京都的依持，纷纷来到南方。本来，南下便南下嘛，麻烦的是他们偏对南人的“学风”、“文风”很不以为然，下车伊始，便生出了不少讽刺挖苦的冲动。鲁迅骨子里

与“京派”的因缘并不浅，他初来乍到上海，对十里洋场文化人的作派也是很有些看法的。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便是著例。在老人家是松松爽爽的“一瞥”，落在海派文人身上的却是“才子加流氓”的沉重一击。大约两年后，“京派”重镇沈从文一味的天真，假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将海派文人的丑态大大地编排了一番。说沈从文攀附伟人、谬托知己是很可冤枉的，不过，他曾读过《上海文艺之一瞥》大可不必怀疑，他再三再四地申言，鲁迅等人虽身居海上，却不属海派，也是白纸黑字。小辈们的你来我往，免不了生出许多闲气，鲁迅似乎看不下去，出来讲话了——《“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京派”和“海派”》等三篇杂文已删削了《上海文艺之一瞥》的尖锐，代之以透彻而平实，对京海两派分别从现象到本质作了个性的定位。之后，两个派别依然存在，但似乎少有人再有兴味议论了，而它们在革命和反动较量冲突的巨大身影下也显得影影绰绰。八十年代以降，京味作品与海味作品时有问世，不过已与往昔的“京海”之别并不是一回事了。

鲁迅是说清了这层秘密的。他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

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京派”与“海派”》）目下坊间为海派文学正名的人，无论是硕学还是新秀，大都忘不了这只现成的援手；“近商”、“帮商”，商品经济对海派文学的制约和影响，大抵成为他们立论的发脚点和归宿。

海派散文小品作为海派文学殿堂的一角，亦当如是观。因着传统的养育和由现实刺激而萌蘖的人生需求，散文小品在现代中国文学中是最有光彩的部门。朱自清曾认为它是一个“优先繁荣”的部门，最初的发展“绚烂极了”。海派自然也占有一席，不过较之“京派”，逊色得多。海派真正摆出大架势，推出大台面的时候还在三十年代中，当在京海闹过别扭之后。大抵对高压政治的共同反感和普遍畏惧，使它们彼此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并且在几个头面人物的动作下合好交欢。《论语》、《人间世》、《文饭小品》、《宇宙风》之类刊物的作者阵营便是明证。鲁迅终于也有些“糊涂”了，他在《“京派”和“海派”》中说：“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他所谓的“一路”，最突出地表现在散文小品领域。他的“糊涂”，大概包孕着巨量的轻蔑，因为他对高压政治一如既往地持有直面和抗争的态度。所以，全盛期的海派散文小品实际上是海上文人逃避政治压迫并且还得到京派文人同情和支持的产物。它们不是战斗的牟利通，不是匕首和投枪，大体确为远离现实风涛中心的小摆设。这类审美倾斜当然不伟大，但并不一概是麻木和沉醉，寄沉痛于悠闲的况味也不缺少。其中相当数量的篇什宣叙着普遍性的人生感受，不仅是那一时期人们心灵写真的代表，后世的人们也或多或少可以从中得到些启悟。不是英雄，未必都应

鄙薄，普通人的情怀多有可议之处，却自有其特别的体贴和亲切。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对它们的看法固然不乏崇高感，但终有过苛之嫌。执著于唯一的文学尺度，赢得了可能有的锐利和深刻，却牺牲了应该有的富丽和绚烂。

都市生活的快速节奏，实际上是与它背后的某种悠闲无聊相对应存在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固然是上海的特色，囿于写字间里的无聊散淡和亭子间里的狭促清贫，也是不该有的疏忽。海派散文小品对都市风景线的表现有学着法国拉博的模样“坐在头等车上”的，也有躺在兆丰公园的草坪上望着天空出神的；有胡闹的笔调，也有闲适的情致。随着京派小品作家的精神加盟，周作人式谈天说地的悠闲，废名式顾影自怜的风姿，梁遇春式旁征博引的快乐，也点化着海派的散文小品。上海社区文化的开放性，加强了散文小品吸附各类风格的能力，兼容并包，注重实利。它们对异域舶来品的趋鹜自然不用赘言，终究出诸中国人的手笔，那种按时下新名词“集体无意识”的东西也并不少。绅士与名士、市井气与书卷气相杂相陈。一如海派人物，其日常生活享受，可说是最现代化的，可是，长衫马褂，坐了流线型汽车，到红庙或城隍庙叩头烧香拜神求签，也不足为奇。这几乎已是常识。懂得了这层，便懂得了海派散文小品的大半。

上海人在中国是最会花样翻新的一群，说得漂亮些，上海人有独到的创造精神，喜好时髦，敢领风气之先。海派散文小品在表现技巧上对常规大都取漫然的态度，对流行色和轰动效应却乐此不疲。刻意捕捉那些新奇的感觉、印象，竭力地把现代人的呼吸，现代生活的全景和节奏，编入短小的篇章中去，大抵是它们共通的特色。以往相当发达的絮语

体,依然保持着它的幅员,那种本出诸和静的抒情似乎更谐和着个人性格的基调,本土的神韵和外来的幽默相渗透,雅驯和俗谚相溶合,显现出活跃的体貌。当然更多的还是来自都市生活的刺激,敏感和细腻地表现瞬间的感触,发挥哲理大义,点透现代社会的世态炎凉和各色人等的众生相,并且大都最没有架子,往往信手拈来而尽得风流。倘若以往的上乘小品多在比才情,那么海派小品则在比感觉;倘若以往上乘小品多在追求醇朗和圆熟,那么海派小品则赶赴尖新和效应。它们机敏灵活,变化多端,有某种“魔术”味,它们以没有执着的个性而形成自己特殊的个性。一阵风一阵雨,一如街头的女孩子,今儿流行红裙子,明儿黑头发又飘起来,只要是最新的最摩登的,她们大都难以按捺住激动,日新月异为她们心向往之,而海派散文小品在表现技术上也是以日新月异为理想的。

对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发现,曾使“五四”的散文小品留心于人生世俗的体察和描写。以身边琐事为对象,观照人生真义,领略人生情味,追求生活风趣,几成一时之好。二十年代末,社会矛盾和作家思想的转向改变了散文小品的题材走向,连写过《背影》、《荷塘月色》的朱自清都发出了“这个时代,‘身边琐事’说来说到底无谓”(《欧游杂记·序》)的感叹。海派散文小品却继续发展了“身边琐事”的传统,甚至因为有些话不便说不敢说,硬是在题材取向上由社会退向个人,并且还褪去往昔这类题材的理想,加重加浓了对于人生风味的吟诵,加重加浓了散文小品的消遣性品格。它们多无堂皇的用心,供人休憩解颐,避风息凉占去了大半的功能,犹如一丝微笑,一声叹息,一勺冰淇淋,一把五香豆。几乎没

有什么惊人的思想，更谈不上艺术的坚致，然而它们点点滴滴的魅力恰好适应着置身于商品经济漩涡中的市民心态。日日紧张的生存条件和善于精打细算，养成了沪上民众普遍关注努力和积累，对实惠的追求和对自身精力的宝贵往往使他们不太计较品位格调，唯痛快、新奇、有趣是上。这类十字街头的审美趣味大不同于象牙塔的审美趣味，失去了严肃却获得了通俗。正是这种通俗化，连同现代化，使海派散文小品在满足读者消费的同时，也刺激了作家的生产。

总之，同政治保持距离和对商品经济的适应是海派散文小品发达的原因，它与传统中国文学大异其趣，从而也蒙诟病。当然，同任何事物一样，海派散文小品也确有它的负面，畸形的都市生活以及由它制约的整个社区文化给海派散文小品也带去了相当不健康的东西。历史上有“良性海派”和“恶性海派”之说，海派文艺中的市侩气、西崽相在散文小品领域中也并不少见。不过，因此而将它一笔抹杀，也是一种病态。特别在今天，繁荣社会主义现代化文艺，发展社会主义海派文艺，历史上的海派散文小品，是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的。

在海派文人中，章克标是很有些身手的，散文小品是他的当行。他写得并不多，《风凉话》（开明书店，1929年）和《文坛登龙术》（开明书店，1933年）两部集子却已活龙活现地画出了他的肖像。他是浙江海宁人，常用笔名岂凡，生于1903年。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国后供职上海立达学园、暨南大学，兼任《一般》、《时代》杂志主编。曾参与创办以滕固为基干的《狮吼》杂志，并先后在开明书店、金屋书店、时代图书公司任编辑。新月诗人邵洵美是

其莫逆，共同编过《十日谈》、《人言》等刊物。鲁迅生前对章克标颇有微辞，大抵因为他是邵洵美的朋友。邵氏乃盛宣怀的外孙兼孙女婿，鲁迅在《登龙术拾遗》和《准风月谈·后记》中便称章克标为“富家儿的鹰犬”、“邵家帮闲专家”。

对于人情世态，章克标不乏常识，20多岁的年纪却拥有太多的感慨。他的小品凝集的正是这份忧伤和紧张，在他的那些关于上海文坛的议论中，人们是不难捉摸到他的并不轻松的心态和脉律的。《风凉话》的“自序”谈了不少关于夏天的话，描叙了闷热的难耐。那里有多少来自季候的反应，是很值得怀疑的。“热，这一种现象，据说是由于火气之故……在我们人身中，也有这些东西要郁积起来的”——倒是透露了真实的消息。它注释了章克标散文小品的基本性质，它们并不是作者冥思奇想的产物，有着巨量的现实刺激。同时，它们也不是直面现实的投枪和匕首，它们用嘻嘻哈哈调适着作者和现实、作者和自我的冲突，因而它们大抵是夏日中的一阵凉风，是情绪的清泻剂。

章克标的小品素来被人认为缺乏真诚严肃，直到新近出版的一本现代文学词典的有关条目中还有“轻浮的态度”云云。学界的因袭是很可怕的，其实在章克标的时代是很难做“四平八稳”的文章的，倘若他还没有失却血性。庄子说过：“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当“沉浊”之外，还加“专制”，那么只能把人们变成冷嘲了。鲁迅即是一个杰出的存在。当然，章克标是不能与鲁迅同日而语的，他缺乏鲁迅的义愤，更缺乏鲁迅的深刻。熟悉章克标的人都说章本人则是“望之伊然”的，和他的放恣地插科打诨的小品，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是他的风格，自然也包裹着他的软弱，他也

打算攻击，但不能冷得刺骨，不时装着有点微笑的样子。

邵洵美吟唱过“女人半松的裤带”，乃友章克标小品的题材也多不三不四。建国后在一篇回忆邵洵美的文章中，章克标夫子自道：“我们这些人，都有点‘半神经病’，沉溺于唯美派——当时最风行的文学艺术流派之一，讲点奇异怪诞的、自相矛盾的、超越世俗人情的、叫社会上惊诧的风格，是西欧波特莱尔、魏尔伦、王尔德乃至梅特林克这些人所鼓动激扬的东西。”他又说：“我们出于好奇和趋时，装模做样地讲一些化腐朽为神奇，丑恶的花朵，花一般的罪恶，死的美好和幸福等，拉拢两极，融和矛盾的语言。”（《文教资料》125期）这则供状是坦白的。他的《风凉话》有如许况味，而《文坛登龙术》更是一本奇书，崇尚新奇，爱好怪诞，推崇表扬丑陋、恶毒、腐朽、阴暗；贬低光明、荣华，反对世俗的富丽堂皇，申斥高官厚禄大人老爷。说得直白些，它们是正面文章反面写，青年读者需要有所警惕的。他旨在攻击假恶丑，不短少新锐，却谈不上沉厚，在借手西方现代艺术的过程中，少剥离而多鲸吞，因而他的小品中也散发着某种颓废的气息。不过，猜透了他的小品常有的反讽结构，会明白他终究不“轻浮”，人家做道场，他是一炷香，同为功德，后人不该苛求前人的。

本集选文除明显的文字误植予以改正外，一律按初版原貌排印。集题为选编者所拟。

许道明

1994年10月

# 目 次

|              |    |
|--------------|----|
| 拜金主义 .....   | 1  |
| 香烟 .....     | 4  |
| 茶馆 .....     | 7  |
| 老酒 .....     | 10 |
| 女人 .....     | 14 |
| 吃 .....      | 17 |
| 着 .....      | 20 |
| 革命与恋爱 .....  | 24 |
| 恋爱与读书 .....  | 27 |
| 读书与做官 .....  | 31 |
| 做官与文学 .....  | 34 |
| 天稟和天才 .....  | 37 |
| 容貌和体格 .....  | 41 |
| 恋爱的经验 .....  | 44 |
| 修养和奋斗 .....  | 47 |
| 风流放诞 .....   | 50 |
| 吹法螺搭架子 ..... | 54 |
| 懒惰和欺诈 .....  | 57 |

---

|               |     |
|---------------|-----|
| 怨天尤人 .....    | 60  |
| 重情轻知 .....    | 63  |
| 飘飘然莫名其妙 ..... | 66  |
| 衣食住行 .....    | 70  |
| 烟酒 .....      | 74  |
| 欠债 .....      | 77  |
| 生病 .....      | 79  |
| 放浪和蛰伏 .....   | 82  |
| 社会诊查 .....    | 85  |
| 谈天和冥想 .....   | 88  |
| 拜访名人 .....    | 91  |
| 集团结社 .....    | 94  |
| 党同伐异 .....    | 98  |
| 联络感情 .....    | 101 |
| 结纳 .....      | 105 |
| 异性的朋友 .....   | 108 |
| 书斋 .....      | 111 |
| 学殖 .....      | 114 |
| 创作和翻译 .....   | 116 |
| 主义与主张 .....   | 119 |
| 投稿 .....      | 122 |
| 杂志 .....      | 124 |
| 书册 .....      | 126 |
| 书面 .....      | 128 |
| 书商 .....      | 130 |
| 宣传 .....      | 135 |

---

---

|           |     |
|-----------|-----|
| 守成.....   | 146 |
| 奖掖后进..... | 149 |
| 收罗代笔..... | 152 |
| 研究国故..... | 155 |
| 翻译古典..... | 158 |
| 应变.....   | 161 |

---

# 拜金主义

现在的世界是主义的世界。东一主义，西一主义，你也主义，我也主义。主义之多，如同杭州灵隐天竺的乞丐一般。自从帝国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以至孙传芳的三爱主义，军人的倒戈主义，大多数人的吃饭主义，真是恒河沙数，计算不清。其中我觉得顶有价值的，要推拜金主义。

从前文化未开时代，当做一切物事，是由天帝上帝所支配，所以我们的祖宗拜天拜上帝；也有以为由菩萨管的，所以拜菩萨。小孩子崇拜他的父母，因为父母供给他一切，孝字就是从这一点展化的。人家里饲养了狗仔，狗仔就崇拜它的主人，忠字也同这差不多的。总之什么东西，能够满足我们的一切，我们就该崇拜它。

从前的读书人拜孔子，因为他们靠了孔子做官吃饭，和尚礼拜泥菩萨，因为他们真正靠了菩萨过日。想罢！什么能够满足我们的一切欲求？

要求名吗？你若是拿出五十万元的爱国捐，你就可以立铜像。你若费了很有限的钱，到欧洲美国去走走，擦一个博

士回来，顿时可以变成学者，变成名人。你若拿出若干金钱，来开学校，你就成了教育家，文化促进者。你拿出钱去买名，你要什么名都可以买得到，并且，你有钱你已经有名，有了有钱的名。你可以造一个富丽的客厅，你时常招待名人宴会，你立时就成了名人的朋友，你就变成了名人；倘使你嫌有钱的名不足时，这便是顶容易的办法。

要人生的乐趣吗？这也只是钱才能替你办到的。你要美貌的女子，你要她的心，每一个女子的心，都可以用钱买的，如同每一个女子的身体都可以用钱买一样。你要听戏，你要旅行，你要吃大餐，你要坐汽车，你要身体精神上的安适，你要人家奉承谄谀，你要好的住宅，好的衣着，好的一切，钱神都可以包办的。你要知己的朋友，你要体贴入微的妻女，你要孝顺的儿子，你要忠实的仆人，这都只要你有钱就行了。你要看好的风景，游名山大川，你要搜求名画古玩，你要培养奇卉珍禽，你有钱就行了。

你要权力吗？钱也会替你说话。你要无论什么，钱没有做不到的。即使你要白昼变黑夜，黑夜变白天，金钱也可以做得到。先说出你的要，再拿出钱来，事情就成功了。现在社会上金钱是支配一切的天帝，管辖一切的菩萨，为什么可以不崇拜金钱呢？

现在终究是文明进步了，不像从前要火得拜火菩萨，要土得拜土菩萨，现在无论你要水，要土，要火，拜拜金钱之神就够了。孔子也不要，文昌也不要，阎王也不要，南斗北斗也不要，只要那个财神就行了。你的一生命运，全部都在他掌握之中，他可以要你饿死，冻死，热死，枉死，病死，他也可以要你飞黄腾达，直上九天。大，大，大，钱神的能力呵！

现在每个国家，每派军人，还不是在打钱的仗吗？不必说他们在争商场夺地盘，就是打仗的时候，也是几角钱一

枪，几百乃至几千块钱一炮，和几块钱一个同胞的若干生命。一切计算都用金钱做单位的，一切事件都商业化了，全世界都受钱神的支配，每个人都受钱神的管束。你张开眼睛看罢。社会上一切活动，不论是坐汽车的或开汽车的，坐人力车的或是拉人力车的。都是钱在那里指挥他。工厂里机器的响，烟突中透起的黑气，轮船火车的往来，不是都受钱的管理吗？

所以现在的社会是金钱的君主独裁制度，像从前的皇帝一样，倘使大家不愿做反时代的叛逆不信君权的乱党，便该虔诚忠实地崇拜金钱，礼赞金钱。那么可以得君王之宠赐，使你一切都如意，像帝王可以支配你运命一样。因此我发见了现在做人的轨范，什么道义礼法等等传统的腐朽都不要的，只要能够得了金钱的厚惠，便一切如意了。有统一的秩序制度中，什么事情容易办，所以我对于金钱支配一切，并没什么不满。在世界上想做一个得意的人，应该留心，如何可以做金钱的臣仆，得君王的欢心，获得自己的荣光。想荣达的人们，大家来一齐匍伏在金钱的足下，高呼口号：

金钱万岁！

选自《风凉话》